

歌里到底唱了些什么

王小峰

很多人都听过“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这是一首旋律相当优美的乡村摇滚歌曲,也算得上经典歌曲中的经典。但多数人都是被这首歌旋律和唐·亨利的演唱所迷惑,很少去想,歌里到底唱了些什么。有时候我们听歌的时候很少去想歌词里传达出的信息。比如有一首流传甚广的乡村歌曲《家乡的青草地》,这首歌曾被很多人翻唱过,上世纪60年代被英国歌手汤姆·琼斯唱红。歌词不可谓不优美:“故乡依旧如昔,当我踏出火车车厢,父母已在路旁迎接,望见玛丽沿着小路奔来,金发如瀑,唇红如樱。踏上故乡青青草地真好,亲人们都来相迎,张开双臂,笑靥如花……”但接着歌中唱道:“一觉醒来环顾四周,我困在四壁灰暗的牢房,原来是南柯一梦。守卫和牧师就在眼前,黎明时分我们将挽臂而行,我将再次触摸家乡那片绿草如茵的土地。”实际上这是一个死囚犯临刑前做的一个梦。

上世纪30年代,美国乡村歌曲流行一股恐怖题材风潮,犯罪、谋杀主题的歌曲比比皆是。但像《家乡的青草地》这样视角独特、浪漫又恐怖、又令人扼腕的题材实属少见。

又到春节了,每每这时就会很怀念母亲做的笋丝走油肉,这道我们家春节招待亲戚朋友的“名菜”,陪伴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节。

母亲是上海本地人,喜好做一手浓油赤酱的上海菜,而每年春节则是她展示厨艺的时候,此时,楼上的严阿姨,隔壁的王家阿姨等左邻右舍都会向母亲请教做菜的“秘诀”,母亲则会毫无保留地一一传授。天目山的笋干,是浙江的特产,在江南一带很受市民的喜爱。母亲的姐姐一家常年居住在杭州,每次来上海或母亲去杭州,都会带回笋干,因而我们家的笋干是长年不断的,人家喜欢用霉干菜烧肉,而母亲则喜欢用笋丝烧走油肉。母亲做笋丝走油肉前,会先将天目山笋干,放在淘米水里浸泡两三天,待软化了将其切成丝洗净待下锅。然后去菜场买回五花肉,将其切成方块洗净后与水一起放锅里煮,同时放葱、姜等调料,约莫半个小时,母亲便会用筷子插下肉,感觉七八分熟了,就将其捞起来沥干。随

笋丝走油肉

龙钢

后,开油锅将沥干的五花肉放里炸,并不断地翻炸至金黄色,由于当时使用煤球炉,控制火候很关键,火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母亲一边翻炸五花肉,一边将煤球炉出风口开开关关,防止五花肉变焦,看到肉皮起泡成虎皮褶皱后,便起锅将五花肉放在冷水里浸泡一个来小时,最后母亲将五花肉切成一片片,与笋丝一起下锅,放上酱油等调味品红烧,起锅后放在盘子里(笋丝放下,走油肉放上),由于此菜费时,所以母亲一般在招待客人的前一天就做好,待第二天上桌前再蒸十来分钟,此时的走油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肥油被笋丝吸收,笋丝吃起来味道特别地爽口,客人都赞不绝口,直夸母亲这道菜做得地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家蜗居在不到十四平方米的小屋,生活不富裕,商品还要凭票供应,用现在的话来说,肚子里没有油水,清汤寡水,所以人们都盼着春节,特别是我们这些小孩,因为此时能吃到平时很难吃到的菜肴,看到母亲做笋

另一首优美动听的传统民歌《日升之屋》,在1964年被英国“动物”乐队翻唱后走红。这首略带伤感的歌曲讲述了在新奥尔良有一所“日升之屋”,人们进去后就无法逃脱,即使“我一只脚踏在站台上,另一只脚踏在火车上”,最终还是“我要回到新奥尔良,戴上那沉重的枷锁”。“日升之屋”的魔力是什么?可能是诱惑、深渊……或者就是一个人为自己制造的枷锁,并钻进去。人们钻进的另一所“日升之屋”就是五星级的“加州旅馆”。“老鹰”乐队在歌中给人们展示旅程几乎是让你一路无从选择,一步步进入这家迷人的酒店。这是一座如此美好的酒店,永远有足够的房间,一年四季你随时入住,这里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酒店里永远有俊男美女开Party,你可以纵情声色。这里的人都是囚徒,困于自设的牢笼之中。当然,你随时可以办理退房手续,但你永远无法离开……

“老鹰”乐队从来没有公开解释过这首歌到底唱的是什么,或是暗指什么。可能每个人都是行驶在漆黑沙漠公路上的那辆车,车上载着一生的愿望,却在迷迷糊糊的香气中驶入了那家“加州闹鬼酒店”。

丝走油肉,想着能吃到这道菜兴奋不已,菜还没有做好,肚子已经在咕咕叫了。有一年春节前,望着母亲刚起锅的笋丝走油肉,自己实在忍不住它色香味的诱惑,趁着母亲将菜端进屋里(厨房三户人家合用),转身去烧其他菜的时候,偷偷地迅速用手抓起一块肉放进嘴里。殊不知,母亲对几块肉是心中有数的,待她回屋时,发现少了一块肉,便把我列为偷吃“嫌疑人”,在事实上,我只能如实“交代”,本想可能会被一顿臭骂,不料母亲露出了怜悯的眼神,“下次不可以噢”。

之后几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商品多了,票证也逐渐取消,生活开始富裕了,笋丝走油肉也从只能在春节上桌,成为了平时餐桌上的家常菜,随时想吃母亲就开锅烹饪。

于是抽了一点时间,从江村桥一路寻去。寺中安静得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壁上题满了历代诗人留下的诗句。那些字迹被岁月磨得温润。绿水映着僧衣,古木掩着庭院,梵音一阵阵,从远处、从近处,轻轻穿过粉墙。站在寺中,忽然觉得尘世的追逐与奔波都变得遥远。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在这片刻的停留里,被诗意轻轻接住。



柳叶船

齐铁偕 诗书画

船似柳叶,柳叶似船。柳叶之下,划过了春天的童谣。

游客之变

吴联庆

现在中国人到法国,匆匆赶景点,排队买奢侈品的人很少,出国状态有很大的变化。不少国人关注展览馆、美术馆的新动向。尤其是一些名家特展,时尚的艺术爱好者或专业人士,提早几个月就在网上购票或预约,开展这天就会出现各种参观、展示的场地。

新年伊始,在奥赛美术馆二号出口处的雕塑小广场上,偶遇一位来自浙江的中国画家,我们聊起来。他说,他这是第三次来奥赛美术馆了。五楼的印象派名画已经看过两次,这次是专程来看新推出的特展,和上次没来得及细看的几个小展厅。他刚买了一本奥赛的小画册,他递过画册给我看,并说,编的水平很高,印刷质量又好,值得收藏。我问,那你专程来看的特展印象怎样?喜欢吗?他说:这次是来看詹姆斯·惠斯勒的作品,他是19世纪美国画家和蚀刻家,他的作品很出名,油画《母亲安娜》在上世纪30年代,曾作为母亲节的主题邮票在美国发行。惠斯勒的作品也是奥赛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但这次特展选用了他雅致的浮世绘风格作品,个人不太喜欢。作品把镀金年代的上流社会搬进作品,有强烈的怀旧感。中国游客在巴黎旅游的层次明显提升,正悄悄地把梦想与追求,从物质挪回精神领地,更注重在艺术品、书籍、光影里寻找历史和文化,一些国人的眼光与观点,独立自主,完全接轨欧洲艺术圈。现在,不少国人来过欧洲多次,常规景点早就去过了,他们有个性的旅程,功课做得很细,自己设计小众路线。有些人到达戴高乐机场后,直奔机场租车行,开着导航深度游。住宿上,他们对民宿的兴趣高于宾馆,从住宿一晚变为一星期,住得更深度体验。

在巴黎北岸的方尖碑前,或卢浮宫的观光巴士站点,曾经像流水般一哄而下拍照的游客,跟着小旗子逛景点的国人很难见到了。现在多的是三三两两的散客,悠然步行在街道,有时亲切的普通话会清晰地传到耳畔。中国游客不再为一天赶四五个景点而疲于奔命,也不会为一个品牌包排队结账,耗费宝贵的半天时间。他们更愿意在夕阳下的塞纳河畔漫步,在露天书摊上兜兜转转,或者坐在圣日耳曼德佩区历史悠久的咖啡馆里,喝咖啡聊天,再来一份精致的法式甜点,悠闲地度过几个小时。

片刻寒山寺

小地梨

于是抽了一点时间,从江村桥一路寻去。寺中安静得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壁上题满了历代诗人留下的诗句。那些字迹被岁月磨得温润。绿水映着僧衣,古木掩着庭院,梵音一阵阵,从远处、从近处,轻轻穿过粉墙。站在寺中,忽然觉得尘世的追逐与奔波都变得遥远。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在这片刻的停留里,被诗意轻轻接住。

“杨白劳”拜师

马信芳

芭蕾舞剧《白毛女》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扛鼎之作。剧中,杨白劳的饰演者是上海芭蕾舞团副团长、芭蕾舞表演艺术家董锡麟。2003年10月,因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59岁。二十多载光阴倏忽而过,但人们对“杨白劳”的表演从未淡去。董锡麟饰演的杨白劳之所以成功,其中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分不开。在西洋芭蕾中的老人扮演者一般都由哑剧演员来扮演,基本上没有什么表演手段。可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戏曲表演却成为刻画杨白劳的主要手段。当时,上海舞蹈学校副校长胡蓉蓉和作曲家严金萱专程拜访了时为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周信芳关于“表演要从心里出来,技巧要和情感融合”的心得让他们深受启发。

在两位校领导的引荐下,董锡麟上门拜师周信芳。那天,董锡麟来到长乐路周信芳大师府第。周信芳早就在客厅等候,见了董锡麟便说,“来,我教你一些老生的表演程式吧。”周信芳告诉董锡麟,“僵尸摔”是戏曲表演的一种程式动作。演员在表演时,身躯向后倒下,表示死去或昏厥。“僵尸摔”分软、硬两种。“软摔”,上身向后仰下,待到一定程度时,便向后倒下。“硬摔”,则是身躯挺直,突然向后倒下,以表示突闻噩耗或急变,以致昏厥或死去。如京剧《清风亭》中的张元秀,突然不见张继保,以致一急厥倒。当年,周信芳演此角色,感情真挚,颇为精彩。但“硬摔”难度极大,演员需要有一定的基本功才能达到。

周信芳特将他的代表作《徐策跑城》的片段认真地作了分析和讲解。他将抖手、摔跤、蹉步等老生基本动作及台步、表情等一一示教董锡麟。特别将“僵尸摔”授教给董锡麟。并告诉他:“人摔下去时,不是直挺挺地摔,而是先抬头、下腰,然后,先梗脖子,再勾脚面,蹬脚,全身肌肉收紧,背着地,最后摔地上。”

周信芳特别关照,下腰时,要根据腰的承受能力决定下的程度。腰的能力强些的话,就多下些。因为如果掌握不好,容易脑震荡,出事故。

董锡麟去周府多次,很是用力,学得也快,回到学校便将大师的亲授告诉了编导演程代辉。于是他们开始研究:哪些动作可用在杨白劳身上,又怎么用?

比如,原先杨白劳摔下去时,就像生活中一样,没有舞蹈感。现在编导根据剧中的内容和人物特点,用民族舞步结合传统戏曲的表演手法进行了重新设计:杨白劳迎着顿挫而有力的步伐冒风雪而行,举着扁担屹立于风雪中……而最后杨白劳倒地,则运用了周信芳大师传授的“僵尸摔”的技巧——不是直挺挺地倒下,而是先抬头、下腰,然后梗脖子、勾脚面、蹬脚,全身肌肉收紧,背着地,最后摔倒在地。

这大大丰富了杨白劳人物形象的创造,其强烈的艺术效果不言而喻。周信芳大师对董锡麟的学习很满意,说:“小董不错,我教你戏曲表演,你再根据芭蕾舞要求变成新的动作。”

不用说,董锡麟得到周信芳大师的亲授,让杨白劳人物艺术形象更为丰满,致使观众对杨白劳这一倒地动作至今不忘。

近翻检清褚人获《坚瓠集》,见广集卷二有《脓气》条。《狐臭与胡臭》是陈寅恪名文,基本史料三条,分别为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孙思邈《千金要方》、崔令钦《教坊记》,而褚书提到了后两种,“脓气”条全文如下:“如今谓脓气为狐臭,狐当作胡。故《千金方论》云:有天生胡臭,有为人所染臭者。《教坊记》: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笨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温羸。温羸,脓气也。《奇效良方》:治脓气用蒸饼一枚,劈作两片,蜜塞陀僧细末一钱许,急挟在腋下,略睡少时,候冷弃之。如一腋止用一半。《真珠船》云:叶元方平生苦此疾,偶得此方,用一次,遂绝根,录之以传,顾天下人绝此病根。”陈寅恪文问世十余年后,黄永年作《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对陈文多有补正。陈寅恪读书广博,《坚瓠集》为常见清代笔记,作者还曾著有《隋唐演义》。

闲谈《坚瓠集》

谢泳



春节回不了老家,但舅舅的年却不能不拜。过年前,专程约了舅舅,回去请他们吃饭。两个舅舅都八十有余,身体都硬朗。好久不见,亲热寒暄几句,便到了吃饭时间。大舅喝茶,小舅嚷嚷着喝啤酒,其实他并没多少量,只是图个热闹。我理解他的心思,遂拿出酒各自斟满。酒过三巡,菜上五碟,酒香夹着菜香,热气驱着冷风,脸色略红的小舅说:“我这点量,再喝就醉了,你会不会划拳?我们来两下,否则饭也吃得太快了。”我正想着怎么延长团聚时间,听小舅问,我便说:“会啊。”小舅一听高兴起来,说:“划两下划两下。”我连忙有点局促不安地说:“划拳从‘哥俩好’开始,你是我舅舅,我开不了口。”小舅说:“舅

舅是舅舅,划拳是划拳。”既然舅舅这样说,我恭敬不如从命。针锋相对之中,饭桌气氛异常活跃。确实,现在吃饭喝酒很少有人划拳,要么不会,要么没见过,要么场合不适合。亲戚们更没见过舅舅和外甥对划,于是乎起哄的、看热闹、跃跃欲试的,热闹起来。有输有赢中,我和小舅又喝了不少酒,不知是多巴胺和内啡肽起了作用还是心情好酒不上头,红红的脸颊倒是恢复了不少。划完拳,舅舅高兴地说:“这才有过年的气氛。”我看着舅舅满足的样子,马上说:“舅舅说得对,这不仅是划拳,它其实是中国特有的酒文化。”

这是其一,但喜欢喝酒和酒文化其实差别挺大。中国的酒文化从高雅的角度来说,与吟诗作赋密切相关。这方面著名的有兰亭雅集;大诗人李白更是豪迈赋诗《将进酒》,“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红楼梦》中描写众人于桂花树下饮酒吃蟹、作诗咏菊的情节也是令人赞叹。不过,有多少人能有如此雅兴和才情?普通老百姓的酒文化主要是沟通情感,简单快乐,频频举杯;加上划拳就更热

闹了。划拳看似粗鲁,却有其独到的文化,每一个数字都有它特定的含义。在我老家,从一到十,出拳分别叫:一点,哥俩好,三星照,四喜财,五魁首,六六顺,七个巧,八匹马,久久久,满堂红。每一次出句,都是朗朗有声,铿锵有力,寓意深刻。比如“四喜财”,指的是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五魁首”是指古代科举考试《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考试荣登榜首;“满堂红”则寄予着大家都顺利、平平安安、红红火火的内心希冀。划拳不仅文化内涵深,还特别斗智斗勇。因为划拳是两个(也可以是三个四个)

出拳人喊出的数字加在一起对的人赢,所以在出拳时,一边想着自己出什么,还要想对方会怎么出,口中还要及时叫出加在一起的数字,在非常快节奏的出拳中,对双方都是很大的考验,其乐趣也在于此。现在,划拳的人尤其在南方少了,酒文化的味道淡了,有的人常把拼酒当作酒文化,这难免有点令人遗憾和唏嘘。春节期间,大家在拎着年货、拿着红包拜年欢聚时,一起划个拳,或许也是一种酒文化的传承。当然,饮酒要适度哦。

十日谈

文艺年货 责编:郭影

2026年的春节,恰是一番别样滋味漫心头。



马到功成 (篆刻) 李砾